



名家随笔

树的遐想

高海平

—

从深秋到初冬,几乎是一瞬间的事。大地上的植物有的还来不及转身,比如银杏树、小杨树,叶子中的叶绿素刚刚抽离而去,剩下了纯粹的金黄色,那么纯粹,那么出尘脱俗,那么干净,没有任何想要凋落的迹象。

初冬时节,车子行走在前往孝义采风的路上。窗外的风景纷纷向后倏然掠过,所有的事物都或多或少镀上了冬天的灰色,只有银杏和小杨树的金黄色在闪闪发光,照亮了我的眼睛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银杏这种古老的树种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,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而小杨树只是在乡间随处可见,即使城市里存在,也是早年无意当中保留下来而已。不管是什么原因,初冬的大地上,这两种不同身份的树种,给我们不约而同地展现了自身的美,这种美几乎无差别地提高了我们的审美能力,打心里赞叹,它们把秋天的最后一抹色彩带进了冬天,就像一束接力的火炬,燃烧着生命的希望。

二

孝义的临水村是座千年古村落,目前正在朝着民宿的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改造。古老的村庄注入了诸多现代元素。当然,也有一些古老的建筑要把古老坚持到底,向人们输送着历史深处的信息。比如五道庙、关帝庙。

五道庙处在临水村中央。其对面则有一棵千年奇树,被称为柏抱槐。从外观上看,这是一棵树,高大挺立,树顶却有柏树和槐树两种枝干。仔细端详树根,才发现柏树里面包裹着槐树,二者几乎完全长在一起。这样的树以前也见过,但是如此严丝合缝地互为包容绝无仅有,这种结构的存在本身已是奇迹。我无法对其准确称呼,叫它柏树,叫它槐树,叫它柏抱槐,都不恰当。

我站在这棵奇树旁边来回逡巡,久久地观望。柏树的树根苍老,纹理粗粝,色泽光滑,已有了包浆的感觉,而被抱的槐树也非常粗壮。可以断定它们生长在一起很久很久了,就像孪生兄弟一样。它们齐头并进,共同发展,分享着头顶的蓝天和脚下的土地。它们的这种自洽与融合似乎充满了一种寓意。千年的岁月中,它们共同见证了临水村的风云变化,团结得更紧密,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热词:抱团取暖。

关帝庙前也有一棵千年古

柏。外观上看是两棵树,一棵已经枯干,一棵依然长着绿枝。但是我断定二者是一棵树,根部一定是合在一起的。这棵千年古柏一定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。王朝的更迭虽然与一棵树木无关,但是,树木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,日月的朗照,风雨的洗礼,必然会留在柏树的年轮里,年轮就像存储器会记载着所见过的一切。

柏树的身材很长很长,完全可以用伟岸来形容。它身上已经没有了树皮,光洁的表面直溜溜的,像一面坡,坡上分布着一条条相同的纹理,就像一根根爆突的经脉在流动。在我眼里,这棵树早已脱离了树的范畴,升华到神的境界。不要说已经一千年了,即使再过一千年它也会屹立不倒,时间在其身上已经消失,它成为一种象征。

三

早年在乡村生活,到了秋天,柿子树叶子凋落后,柿子像灯笼一样挂在苍虬的枝干上,红得耀眼,成为村中不可多得的风景。农人挑着筐子成群结队摘柿子,柿子摘回来后,除了一部分放在用高粱秆搭就的晾台上晾晒着,以备冬日里打牙祭,其余统统旋了柿饼。柿饼是能卖钱的,要么供销社收购,要么在集市上销售,总之,柿子是有经济价值的。

前些年,柿子一下子不值钱了,柿子红得要树上掉落了,农人也懒得去摘,顶多摘极少的供自己尝个鲜,这就好过了孤寂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鸟们。

柿子树是山里犄角旮旯的长物,想不到孝义这样的平川地带也有,多少改变了我的认知。

刚好碰上雨天。初冬的雨不大,雾却不小,朦朦胧胧的感觉,一树的柿子,没有了应有的红彤彤,好在他用繁密弥补了我们视觉的缺憾。灰蒙蒙的雨里,构成了无法无视的亮丽景象。先是看到一棵、两棵,后来,出现了一园子的柿子树,顿生应接不暇的惊喜,有种重回秋天的感觉。这一园子的柿子树仿佛一直在等候我们的到来。

站在柿子树下,望着树上的喜鹊窝抑或老鸹窝,就在想,这些鸟真是聪明至极,守着一树通红的柿子,一冬天都会像过年一样快乐。每当把长长的喙插入柿子温软的果肉里吮吸时,那种甜到心尖尖的美妙感觉,人类想起来都会直流口水,想必鸟们也会醉了。

前不久,得李泽峰先生为我治的一枚新印章。细细端详,新印章似乎深知我意,能精准表达我对“水中亭”三个字的理解,不胜欢喜。

文人历来有为自己或书房取名号之雅嗜,我在从事书法研习并延宕至艺术创作时,自名“水中亭”。水、中、亭,乍看动静结合,笔画简洁明了,我希望这三个字能帮助自己在三个维度上励志益智:上善若水、五湖四海、笃行不怠。细解释,这三个字代表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元素。

“水”者,为血脉,来源于教育家祖父名字中有个“淼”字,三水取一水;“中”者,取自大学就读的华中工学院(今华中科技大学),身处九省通衢,五湖四海学子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、更多的可能,感受了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特别是滋养半生的友谊;“亭”者,来源于范亭中学。范亭中学以国民党著名爱国将军续范亭之名命名,他文韬武略,逝世后被迫认为中共党员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在范亭中学读高中,吃了不少苦,磨砺了心智,是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。

为“水中亭”治印,是我的创意和提议,经历过三次。

第一个印,我摒弃了传统篆刻印章朱白文分开的做法。我请开化寺的一位宋帅先生,把“水”为阳刻,独立占格;“中”“亭”为阴刻,上下相叠。这样虚实结合,阴阳和谐,简约意丰,易于辨识,还统一于一体,自觉甚好。

水中亭治印记

徐文胜



第二个印,全部阴刻,小巧玲珑,古朴精致,还加了“主人”二字,即水中亭主人,来自郭益泰先生。他帮我治好了写小字的铃印,也很喜欢。

第三个印,就是如今这枚,得来颇费周折。今年5月初,我入展世界百名艺术家超级拼图艺术节太原站,在长江美术馆参加活动期间,经尚朴女士引荐,我与李泽峰先生结识。当时相谈甚欢,互留了微信,但没有提治印之事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在网上发现一个系列印章,创意独到,精致至美,每每刷屏浏览,总会让人眼前一亮。我随即给博主留言,起了“物物交换”的心思,想用我的书法换博主的印章。对方答应了,很快给出设计图。但博主又说最近超忙,需要等一等。就在我望眼欲穿又不好意思催促,几乎就要淡忘此事的时候,突然收到李泽峰先生的微信,说刻好了。我才想起来,原来是“老李”啊!世界是如此之小。可是,之前他就是死活不点破!哈哈。

李泽峰先生治印的“水中亭”,阴刻,从右往左三字并排。边缘留白残破,有古封泥之韵味。但见“水”自然而然,像家乡滹沱河的水,养育了我,滋润了我;“中”字,短促有力,蓄力居中,正似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屹立在大中国中部,海纳百川,中气十足,守正创新;“亭”活泼生动,意趣盎然,且“中”“亭”形成并笔,连在一起,构成了时间的延续感和筋脉的气血贯通。四个边亦去雕琢纹饰,呈拙朴天然。

回眸三次治印水中亭,各有千秋,各得其所,悠哉快哉,渐臻佳境。

怎一个妙字了得!

走进六尺巷

熊荣军

沐浴冬阳,心怀敬意,我踏上通往那闻名遐迩的六尺巷的心灵之旅。这小巷,仅六尺之宽,却能容纳街坊四邻的和睦与宽容;这小巷,仅百米之长,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悠远的记忆。

轻轻踏上六尺巷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,与往昔进行着一场灵魂的对话。巷里的每一砖、每一瓦,都静静地躺在历史的长河中,默默讲述着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这首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回诗,如同一股清泉,流淌出谦让与智慧。当年,张家与吴家的宅基地之争剑拔弩张,在张英“让他三尺”的豁达胸襟下,化干戈为玉帛,成就了今日传诵千古的六尺巷佳话。

这小小六尺巷,“和”字重如千钧,如同稀世瑰宝。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缩影,更是中华文化精髓的鲜活呈现。它蕴含着《国语》中“和实生物”的哲理;它彰显着《易经》里“保合太和”的智慧;它传承着《论语》中“和为贵”的教诲。在现实中,“和睦和美”铸就了家风典范,“心平气和”成为交往之道,“以和为贵”则是化解矛盾的睿智之选。六尺巷以其独特的韵味,让“和”的理念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、茁壮成长。

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”六尺巷的精神,正是对这一理想的生动诠释与创新实践。它教诲我们谦和礼让、知进退、以和为贵,这些美德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,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瑰宝。

新时代,六尺巷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它已超越了地名与典故的范畴,成为一种生活的智慧、工作的哲学。“让”与“和”,已在我们心田开枝散叶、开花结果。